

古籍典藏 · 原文与白话译文

《发微论》

地相 · 共 16 章节 · 15 章含白话译文

《发微论》，宋蔡元定撰。大旨主於地道一刚一柔，以明动静，观聚散，审向背，观雌雄，辨强弱，分顺逆，识生死，察微著，究分合，别浮沈、定浅深、正饶减、详趋避、知裁成。凡十有四例，递为推阐，而以原感应一篇，明福善祸淫之理终焉。

www.luckclub.cn · 古籍典藏 · 内容仅供文化学习研究

第 0 章

目录

原文

发微论 - 目录

刚柔篇

原文

刚柔篇

****易曰:**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邵氏曰:立地之道刚柔尽之矣，故地理之要莫尚於刚柔。**

刚柔者言乎其体质也。

天地之初固若洋沙之势，未有山川之可言也。

既而风气相摩，水土相荡，则刚者屹而独存，柔者淘而渐去，於是乎山川形焉。

山体刚而用柔，故高耸而凝定。

水体柔而用刚，故卑下而流行。

此又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也。

邵氏以水为太柔，火为太刚，土为少柔，石为少刚，所谓地之四象也。

水则人身之血，故为太柔。

火则人身之气，故为太刚。

土则人身之肉，故为少柔。

石则人身之骨，故为少刚。

合水火土石而为地，犹合血气肉骨而为人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无二理也。

若细推之，凡涸燥者皆刚，夷坦者皆柔。

然涸燥之中有夷坦，夷坦之中有涸燥，则是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也。

凡强急者皆刚，缓弱者皆柔。

然强急之中有缓弱，缓弱之中有强急，则是柔中有刚，刚中有柔也。

自此以往，尽推无穷，知者观之，思过半矣。

****作者按:**事物内在之矛盾以刚柔论之，其理可通，“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”亦合逻辑。**

“合水火土石而为地”，其理则谬矣。

盖以五行言之，则缺金木。

有违《葬书》“五土四备”之旨。

以乘生气言之，地者，生气也。

《葬书》云:“土为气之母，有土斯有气。

气为水之母，有气斯有水”，故因更为“合五土和水斯为地”。

白话译文

《易经》说：确立天道的法则叫做阴与阳。邵雍说：确立地道的法则，用刚与柔就可以完全概括了。所以堪舆（风水地理学）的要旨，没有比刚柔更重要的。

刚与柔，说的是大地的体质特征。

天地初开之时，本来就像一片汪洋沙漠，无所谓山川可言。后来风与气相互激荡，水与土相互冲刷，于是质地坚刚的部分屹立独存，质地柔软的部分被淘洗而渐渐消去——山川的形态就这样产生了。

山的本体属刚，却以柔顺为用，所以高耸而凝聚安定。水的本体属柔，却以刚健为用，所以处于低下而奔流不息。这就是刚中有柔、柔中有刚的道理。

邵雍以水为太柔，火为太刚，土为少柔，石为少刚，称之为“地之四象”。水好比人体的血液，所以为太柔；火好比人体的气息，所以为太刚；土好比人体的肌肉，所以为少柔；石好比人体的骨骼，所以为少刚。水火土石合而为地，正如血气肉骨合而成人，近取于自身、远取于万物，道理并无二致。

若再细加推求：凡干涸燥硬之处皆属刚，凡平夷坦缓之处皆属柔。然而干燥之中有平坦，平坦之中有干燥，这便是刚中有柔、柔中有刚。凡强劲急峻之势皆属刚，凡和缓柔弱之势皆属柔。然而强急之中有缓弱，缓弱之中有强急，这又是柔中有刚、刚中有柔。由此往下推演，可以无穷无尽。有识之人看到这里，道理已经领会过半了。

作者按：以刚柔来讨论事物内在的矛盾对立，道理是讲得通的，“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”也合乎辩证逻辑。但“合水土石而为地”的说法则有谬误——若以五行来论，缺了金与木，有违《葬书》“五土四备”的宗旨。从乘生气（大地中流动的有益能量）的角度来说，地就是生气（地中滋养万物的能量）本身。《葬书》说：“土是气的母体，有土才有气；气是水的母体，有气才有水。”因此应改为“合五土和水才构成大地”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用“刚柔”来解释山川的形成——坚硬的岩层抗蚀留存为山，松软的物质被水流冲刷成谷——这与现代地质学中“差异侵蚀”的原理高度吻合。花岗岩抗风化能力强，形成山脊；页岩质软易蚀，退化为低谷。他进而指出刚柔并非绝对对立，而是相互渗透、彼此包含，这种辩证思维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同样适用：一座城市既需要刚性的基础设施骨架，也需要柔性的绿地水系来调节生态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地形：那些突出的山丘或台地，与周围低洼河谷之间，是否正体现了“刚者屹而独存，柔者淘而渐去”的自然选择？

动静篇

原文

动静篇

其次莫若明动静，动静者言乎其变通也。

夫概天下之理，欲向动中求静，静中求动，不欲静愈静，动愈动。

古语云：水本动欲其静，山本静欲其动，此达理之言也。

故山以静为常，则谓无动，动则成龙矣。

水以动为常，是谓无静，静则结地矣。

故成龙之山，必踊跃翔舞。

结地之水，必湾环悠扬，若其僵硬侧勒冲激牵射，则动不离动，静不离静，山水之不融结者也。

****作者按：****此言可也。

然一动一静，互相循环，山亦有动极而静，水亦有静极而动，不可执一而论，又在人融化之为妙也。

作者按：动即斗争。

静即统一、斗争—统一—斗争相互循环，所云至理也。

其余所论，皆非也。

龙与山，有何区别呢？

白话译文

研究风水地理，其次最重要的是明白动与静的关系。所谓动静，说的是山水变化贯通的道理。

总括天下的道理，要在运动中寻找安定，在安定中寻找生机，而不是让静的越来越死寂，动的越来越躁乱。

古人说：水的本性是流动的，我们希望它能停聚安静下来；山的本性是静止的，我们希望它能起伏灵动起来——这是通达事理的名言。

所以山以静止为常态，如果始终不动，就不能成为龙脉（山体连绵起伏、蜿蜒远行的走势，被视为大地的气脉通道）。山势一旦动起来，才能成龙。水以流动为常态，如果始终不静，就不能凝聚结穴（生气聚合、适宜选址的地点）。水流一旦静下来，才能结成好地。

因此，能成龙的山，必定踊跃翔舞、起伏有致；能结地的水，必定湾环悠扬、回旋有情。倘若山势僵硬歪斜，水流冲激牵射，那便是动的始终躁动、静的始终死寂，山与水无法融合交结，自然不是好的形势。

作者按语认为：以上所论是对的。但一动一静互相循环——山也有动到极致转为静的时候，水也有静到极致转为动的时候，不可执一端而论，关键在于人的融会贯通。作者进一步指出：动即斗争，静即统一，斗争与统一相互循环，这才是至理。并追问：龙与山，究竟有何区别？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这段论述的核心，是一个朴素的辩证法思想：好的状态不是纯粹的动或纯粹的静，而是动中有静、静中有动的平衡转化。这与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暗合——一条好的河流，既需要上游的流动带来活水，也需要下游的湾区让水势缓和、泥沙沉积，形成宜居的冲积平原；一座好的山脉，既要有整体的稳定，也要有局部的起伏变化来阻挡寒风、汇聚水源。地质学中，正是板块的"动"与地壳局部的"静"交替作用，才塑造出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地貌。不妨观察你所在的城市：那些宜居的老城区，是不是往往位于河流拐弯放缓的地方，而非河水直冲而过的河段？

聚散篇

原文

聚散篇

其次莫若观聚散，聚散者言乎其大势也。

历观古人之葬，大抵穴多奇怪，非好怪也。

良由得山水之正，则怪穴所为常也。

今人於大聚之中，或乃拘于形穴而不葬矣。

然有大势之聚散，有穴中之聚散，大势之聚散见乎远，穴中之聚散见乎近，是二者有相须之道矣。

****作者按:****以对立面双方而言，聚，即统一。

散，即斗争。

以地而言，当以聚为地。

散，则处于运动变化之中，当不为地。

然则，其聚与散，如何能知？似近空谈之玄言矣！

向背篇

其次莫若审向背，向背者言乎其情性也。

夫地理与人事不远，人之情性不一，而向背之道可见。

其向我者，必有周旋相与之意。

其背我者，必有厌弃不顾之状，虽或暂为矫饰，而真态自然不可掩也。

故观地者必观其情之向背，向者，不难见。

凡相对为君臣，相待为宾主，相亲相爱为兄弟骨肉，此皆向之情也。

背者亦不难见，凡相视为仇敌，相抛为路人，相忌为嫉冤逆寇，此皆背之情也。

观形貌者，得其伪，观情性者，得其真。

向背之理明，而吉凶祸福之机灼然。

故赏谓地理之要，不过山水向背而已矣。

****作者按:****地理之要，非如此简单也，要者，乘生气也。

白话译文

观察风水格局，其次最重要的莫过于审辨山水的向与背。所谓向背，说的是山水的情性（山水形态所流露出的亲疏态度）。

地理之道与人事之理相通。人的性情各异，向我还是背我一望便知。朝向我的，必然有环绕拱卫、殷勤相与之意；背离我的，必然有厌弃冷落、不屑一顾之态。即使偶尔伪装矫饰，真实的姿态终究掩盖不住。

所以观地必先观山水之情的向背。向，不难辨认：凡山水相对如君臣朝拜，相待如宾主揖让，相亲如兄弟骨肉——这些都是"向"的情态。背，也不难辨认：凡山水相视如仇敌对峙，相抛如路人漠然，相忌如冤家逆寇——这些都是"背"的情态。

只看外在形貌，得到的往往是表象；观察内在情性，得到的才是真相。向背之理一旦明了，吉凶祸福的关键便昭然若揭。所以前人说：地理的要诀，不过山水向背而已。

作者按：地理的要诀，其实并非如此简单。真正的要诀，在于"乘生气"（生气——堪輿学认为大地中蕴藏的、能化生万物的自然能量）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这两篇讲的核心道理，放到今天依然成立：****选址要看整体格局的汇聚程度，更要看周围环境对核心位置是"服务"还是"排斥"。****

这与现代城市规划中的"场所分析"高度相似——一个商业选址，既要区域人流是否汇聚（大势聚散），也要看临街面、入口朝向、周边建筑是否形成引导而非遮挡（向背关系）。生态学中，一片谷地之所以物种丰富，正因为四周山体挡风聚暖、溪流汇入而非流走，这就是自然界的"聚"与"向"。

而"观形貌者得其伪，观情性者得其真"这句话更值得深思——无论看地还是看事，表面的光鲜不如内在的逻辑可靠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中，那些经久繁荣的老商圈与逐渐衰落的新城区，在道路走向、建筑朝向、人流汇聚方式上，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？

雌雄篇

原文

雌雄篇

其次又当看雌雄，雌雄者，言乎其配合也。

夫孤阴不生，独阳不成，天下之物莫不要相配。

对地理家以雌雄言之，大概不过相对待之理。

何以言之，山属阴，水属阳，故山水相对有雌雄。

而山之与水各有雌雄，阳龙取阴穴，阴龙取阳穴。

此龙穴相对有雌雄。

阳山取阴为对，阴山取阳为对。

此主客相对有雌雄也。

其地融结则雌雄必合。

龙穴砂水左右主客必相登对。

若单雌单雄不相登对，虽或结地必非真造化也。

经曰：雌雄相喜，天地交通。

又曰：雌雄不顾不劳，看古人多以此为要妙。

然亦天地自然之理也。

****按：****郭杨因生气为土生气，气生水，故以土为阳为雄，水为阴为雌，所谓山与水相对。

山(龙)和水各自有阴阳，则以阳光而分，即向阳为阳，背阳为阴。

若如是，则阳龙无法取阴穴，阴龙无法取阳穴。

所谓“《经》曰”：未知何经如此曰耶？况且，在实践方面，无法辨雌雄也。

白话译文

审察地势，其次要看“雌雄”的配合关系。所谓雌雄，讲的是阴阳之间的匹配与交合。孤阴无以化生，独阳无以成形——天下万物，无不依赖阴阳相配而成。堪舆家（古代风水术士）用“雌雄”来论地理，说到底不过是一个“对待”的道理：山属阴，水属阳，山水相对，便是雌雄。

而山与水各自之中又有阴阳之分。阳龙（山脉中阳气充盛、向阳开展的龙脉）要取阴穴（背阳收敛、气聚内藏的结穴之处），阴龙则取阳穴，这是龙与穴之间的雌雄相对。阳山以阴为对，阴山以阳为对，这是主山与客山之间的雌雄相对。

凡地气融聚结穴之处，雌雄必然交合。龙脉（山脉走势中被视为“气”运行的通道）、穴位（龙脉气聚停驻的最佳位置）、砂（穴场周围护卫拱卫的山体）、水（穴场前后左右的水流），以及左右主客，必须两两匹配、登对相称。若只有单雌或单雄，彼此不能登对相应，即便看似有结穴之象，也绝非天地真正的造化之局。

古经说：“雌雄相喜，天地交通。”又说：“雌雄不顾不劳看。”古人多以此为堪舆的精要奥妙，其实也是天地间自然而然的道理。

按语大意：郭璞、杨筠松一派认为生气源于土，气又生水，故以土（山）为阳为雄，水为阴为雌，这便是“山与水相对”之说。至于山（龙）和水各自的阴阳，则以阳光照射来区分——向阳面为阳，背阳面为阴。但若照此推论，阳龙便无法选取阴穴，阴龙也无法选取阳穴，理论自相矛盾。而所引“经曰”之语，也不知究竟出自哪部经典。更何况在实际操作中，如此定义的雌雄几乎无法辨别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此篇的核心思想是“系统内部的对称与平衡”。这与现代城市规划中的理念高度相通：一座城市若只有密集建筑（阳）而缺少水系绿地（阴），便会产生热岛效应、内涝频发；反之，若只有开阔水面而无建筑群落的围合，则风大气散、不宜人居。生态学中也讲究物种间的互利共生——单一物种无法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，正如文中所说“孤阴不生，独阳不成”。

按语部分尤其值得注意：蔡元定直接质疑了以“向阳/背阳”简单划分阴阳龙的做法，指出其逻辑自相矛盾且实践中无法操作。这种实证精神在宋代堪舆著作中相当难得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一条河流：河的两岸在建筑密度、绿化覆盖、人口聚居程度上是否呈现某种“对称中的互补”？这种格局是自然形成的，还是规划的结果？

强弱篇

原文

强弱篇

其次又当辨强弱。

强弱者，言乎其禀气也。

夫天下之理中而已矣。

太刚则折，故须济之以柔。

太柔则弱，故须济之以刚。

刚柔相济中道得矣。

论地理者，必须察其禀气。

禀偏於柔，故其性缓。

禀偏於刚，故其性急，此宜穴於缓处，若复穴於强急之处，则必有绝宗之祸。

禀柔性缓，此宜穴於急处，若复穴于弱缓之处，则必有冷退之患。

强来强下，则伤龙。

弱来弱下，则脱脉。

故立穴之法，大概要得酌中恰好底道理不得倚于一偏，绝便生出病来，然非权衡有定，则亦未易语也。

****作者按:****所憾所谓刚柔无法辨别。

地理以乘旺气为上，衰弱则无力。

白话译文

辨别了顺逆之后，接下来还要分辨山势的强弱。

所谓强弱，说的是山脉所禀受的气（堪輿学认为充盈于天地间、影响吉凶的无形能量）的刚柔程度。天下万事的道理，不过一个“中”字罢了。太刚硬就容易折断，所以必须用柔来调和；太柔弱就缺乏力量，所以必须用刚来补济。刚柔相互调济，才算得到中道。

研究地理的人，必须仔细考察山脉所禀之气。禀气偏柔的龙脉（山脉走势的形象化称谓，喻其蜿蜒起伏如龙），其性情舒缓——此时应当在稍急的地方点穴（选定最佳的聚气位置），若仍然选在柔弱舒缓之处，必有衰败冷退之患。禀气偏刚的龙脉，其性情急猛——此时应当在稍缓的地方点穴，若仍然选在强急之处，必有绝嗣灭宗之祸。

来势强猛又在强处下穴，则伤损龙脉本身；来势柔弱又在弱处下穴，则脱离脉气、不能承接。所以立穴之法，大体要取得恰到好处的中正之理，不可偏执于一端，稍有偏倚便会生出弊病。然而若没有成熟稳定的判断力，这其中的分寸也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。

作者按：遗憾的是，所谓刚柔在实际中往往难以清晰辨别。堪舆以乘得旺气（正当兴盛、充沛的气）为上，气若衰弱则一切无力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这段论述的核心是“系统匹配”思维——强环境配以柔策略，弱环境配以刚手段，本质上与现代工程中的“反馈补偿”原理相通。地质学选坝址时，坚硬岩层反而要预留柔性缝隙防止应力集中，松软地基反而要打桩加固——正是“太刚济以柔、太柔济以刚”的现代实践。城市规划中同样如此：高密度商业区需要留出绿地缓冲，低密度郊区则需要集中节点来聚拢人气。过犹不及，偏执一端必生弊病，这条朴素的中道原则至今仍有生命力。

你所在城市中，有没有哪个区域明显“过刚”（开发过密、毫无喘息）或“过柔”（过于空旷、缺乏凝聚力），导致居住体验失衡的？

顺逆篇

原文

顺逆篇

其次又当分顺逆，顺逆者，言乎其去来也。

其来者何？水之所发，山之所起是也。

其去者何？水之所趋，山之所止是也。

知来去而知顺逆者有矣。

不知来去而知顺逆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夫顺逆二路如盲如聋自非灼然有见，鲜不以逆为顺，以顺为逆者矣。

要知顺山顺水者，顺也；所谓来处来者是也。

逆山逆水者，逆也；所谓去处去者是也。

立穴之法，要顺中取逆，逆中取顺，此一定之理不可改易。

若又推而广之，则脉有顺逆，龙有顺逆。

顺龙之穴结必逆。

逆龙之穴结必顺。

此亦山川自然之势也。

大抵论逆顺者，要知山川之大势默定于数里之外，而后能推顺逆于咫尺微茫之间，否则黑白混淆，以逆为顺，以顺为逆者多矣。

作者按：顺逆与来去联系，似乎令人费解。

顺水行舟是来？还是去？站在下游，面朝顺水行舟是称来。

站在上游，应该是称去。

乘生气应顺生气运动变化方向，逆则不可。

顺来者而来为顺，逆来者而去为逆，顺去者而去为顺，逆去者而来为逆。

经曰：势与形顺者，吉；势与形逆者，凶。

白话译文

辨明了山水的刚柔之后，还要分清顺与逆。所谓顺逆，说的是山水的来和去。

"来"是什么？就是水的发源之处、山的起始之地。"去"是什么？就是水的流趋之处、山的止息之地。懂得来去，才能判断顺逆；不懂来去，就不可能分清顺逆。

顺逆这两条路径，若非眼光透彻之人，往往如盲如聋，很少有不把逆当成顺、把顺当成逆的。要知道：顺着山势来、顺着水势来的，就是"顺"，即所谓"从来处来"；逆着山势去、逆着水势去的，就是"逆"，即所谓"从去处去"。

立穴（选定墓葬或建筑核心位置）的法则，要在顺中取逆、逆中取顺，这是不可更改的定理。若再推而广之：脉（山体中传导生气的脉络）有顺逆，龙（绵延起伏的山脉主干，即"龙脉"）也有顺逆。顺龙结穴必取逆势，逆龙结穴必取顺势，这是山川自然之势。

总而言之，论顺逆，须先在数里之外把握山川大势，然后才能在咫尺微茫之间推定穴位的顺逆。否则黑白混淆，把逆认作顺、把顺认作逆的情况比比皆是。

作者补按：顺逆的核心是与生气（堪輿学认为蕴藏于山水中、有益于人的自然能量）运行方向的关系——顺着生气的来向迎接为顺，背离生气的来向而去为逆。经书说：势与形相顺者吉，势与形相逆者凶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这篇的核心思想是：任何选址决策都必须先看大势、再定小局，且要在大势中找到"对冲"的平衡点。这与现代城市规划高度相通——选择建筑朝向时，既要顺应主导风向获得通风，又要适度偏转以避开极端风压，正是"顺中取逆"的道理。生态学中河流弯道的凸岸堆积、凹岸侵蚀，生物偏偏在凸岸（逆水一侧）繁衍最盛，也暗合"逆中取顺"的规律。古人在没有流体力学的时代，仅凭长期观察就总结出这套辩证法则，值得重视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：那些繁华持久的老街区，是顺着河流或山势延伸的，还是恰好位于某个"拐弯"或"对冲"的节点上？

生死篇

原文

生死篇

其次又当识生死。

生死者，言乎其取舍也。

夫千里来龙，不过一席之地。

倘非以生死别之，则何所决择哉。

生死之说，非一端，大概有气者为生，无气者为死，

作者按：把生气理解为与死气对称之生气，非也。

脉活动者为生，粗硬者为死。

(粗硬为死，非也。)

龙势推左，则左为生，右为死。

龙势推右者，则右为生，左为死。

又有瘦中取肉，则瘦处死而肉处生。

饱中取饥，则饥处生而饱处死。

如此之类，则人细推之，生则在所取，死则在所舍。

取舍明而后穴法定，穴法定而后祸福应，若生死难辨，取舍何当，则非达造化矣。

作者按：生者取，死者舍，人人皆知。

问题是不知道何谓“饱中取饥”是否吃饱了永远不吃。

此比喻太牵强矣：

白话译文

其次，还应当懂得辨别“生”与“死”。

所谓生死，说的是如何取舍。千里而来的龙脉（山脉走势中蕴含地气的主脉络），最终不过落在一席之地。倘若不以生死来分辨，又凭什么做出选择呢？

生死之说并非只有一种情形。大体而言，有气（地中流动的生气，堪舆学认为是滋养万物的根本能量）的地方为生，无气的地方为死；脉络活动灵变的为生，粗硬僵直的为死。龙势（山脉行走的动态趋向）向左推进，则左侧为生、右侧为死；龙势向右推进，则右侧为生、左侧为死。又有在瘦削之中取丰满之处——瘦处为死，肉处为生；在饱满之中取空缺之处——饥处为生，饱处为死。诸如此类，须人细细推详。

生处，就是应当选取的；死处，就是应当舍弃的。取舍分明，而后穴法（点穴定位的方法与法则）才能确定；穴法确定，而后吉凶祸福才能应验。若生死难以分辨、取舍无从决断，便不算通达造化之理了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此篇的核心思想，是在复杂条件中建立“取舍框架”。这与现代城市规划选址的逻辑高度相通：一条河流经过的区域绵延百里，但真正适合建设的河段，必须综合考量水文活力、地质稳定性、生态承载力，而非随意落点。“瘦中取肉、饱中取饥”更暗合生态学中的边缘效应——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未必是最佳栖息点，反而是资源梯度变化的交界处往往生机最旺。

留一个问题给读者：你所在城市中，那些发展最好的街区，当初选址时究竟避开了什么、又选中了什么？

微著篇

原文

微著篇

其次又当察微著，微著者言乎其气脉也。

夫气无形者也。

属乎阳脉有形者也。

属乎阴，阳清阴浊故气微而脉著。

然气不自成，必依脉而立。

脉不自为，必因气而成。

盖有脉而无气者有矣。

未有无脉而有气者也。

经曰：气乘风散，脉遇水止。

无脉无气者，水害之也。

有脉无气者，风乘之也。

善观气脉者，以有形察无形。

不善观者，以无形蔽有形。

盖无形只在有形之内，但知者所见实。

故于粗淡而得精微。

愚者所见昏，故于荒忽茫昧而不晓。

岂知四水交流则有脉，八风不动则有气。

此有目者所共见，有心者所共知，而术之至要，初不外是也。

****作者按：****上述为中医脉理，非地理之理。

山脉、龙脉之脉，亦非中医脉搏之脉，生气是发生发展永远变化于地中的。

风是生气噫噎在地表外的，生气不可能乘风。

同时生气在地中运动变化，发而生乎万物，任何力量也不可能阻止生气的运动变化，界水止生气，岂不对岸即无万物，世界也不存在。

白话译文

研究风水，其次应当辨察"微"与"著"的关系。所谓微著，说的是气与脉的关系。

气（生气，即地中蕴藏的生发之力）是无形的，属于阳；脉（龙脉，即山势起伏连绵的走向形态）是有形的，属于阴。阳性清虚，阴性浊实，所以气隐微而脉显著。然而气不能凭空存在，必须依附于脉才能成立；脉也不能自行运作，必须因气的推动才能成形。世间有脉而无气的情况是有的，但从来没有无脉却有气的道理。

经书说：气遇风则散，脉遇水则止。既无脉又无气的地方，是被水所破坏；有脉却无气的地方，是被风所侵夺。善于观察气脉的人，能从有形的山脉地势中推察无形的生气所在；不善观察的人，却被无形之气所迷惑，反而看不清有形的脉络。其实无形之气就蕴含在有形之脉当中。明白此理的人眼光落实，能从粗疏平淡的地貌中发现精微之处；糊涂的人眼光昏蒙，面对茫茫山水却无从领会。岂不知四面之水交汇环绕便有脉可寻，八方之风皆不侵扰便有气可聚——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、有心思的人都能领悟的道理，而风水术的至要法则，起初也不过如此。

作者按所述另提出异议：认为原文以中医脉理类比地理，有其局限。山脉之“脉”非人体脉搏之脉，生气在地中不断运动变化，并非真能被风吹散、被水阻止，否则河流对岸便无万物生长，世界也不复存在。此说提醒读者批判性地理解古人的比喻表述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提出的“以有形察无形”，本质上是一种从可观测现象推断不可观测规律的方法论，与现代科学思维高度相通。地质学家从地表岩层褶皱推断地下构造运动，城市规划师从地形水系判断宜居条件，生态学家从植被分布反推土壤与气候特征——都是“于粗淡而得精微”的实践。古人受限于时代，将这种观察力包裹在“气”“脉”的玄学语言中，但其核心洞察并未过时：表象之下总有更深层的规律等待发现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：那些历史悠久、人口兴旺的老城区，在地形、水系、通风条件上，是否恰好符合“四水交流、八风不动”的格局？

分合篇

原文

分合篇

其次又当究分合，分合者，言乎其出没也。

夫脉之为脉，非徒然而生，顿然而有。

其出也。

必有自然之来，则有分水以导之。

其没也，必有所止，则有合水以界之。

郭氏云：地有吉气，随土而起，支有止气，随水而比（比，是同行，非止）。

又曰：支之所起，气随而始，支之所发（终），气随而钟。

此古人论气脉之源流也。

气随土而起，故脉行必有脊。

气随水而比，故送脉必有水。

气起于支之始，故上有分脉，钟于支之终，故下有合。

有合无分，则其来不真，为其内无生气之可接也。

有分无合，则其止不明，为外无堂气之可受也。

有分有合，则有来有止，有出有没，则龙穴融结的定无疑，然后为全气之地也。

然有大分合小分合，真地融结，则有三分三合，穴前后一分合，起主龙虎所交二分合，祖龙至山水大会三分合也。

小合则为小明堂，大合则为大明堂，合于龙虎内则为内明堂，合于龙虎外则为外明堂。

各不相乱，如此是又不可不知也。

作者按：何谓分？何谓合？恐怕没人看得懂。

“则有分水以导之”？只有支流合成大江，没有，或者很少有一条大江分成数条小江。

莫非是两条支流中夹一条山脉，到尽头支流合流成江。

支流称为“分”，而合为江就称为“合”。

其后说“有合无分”又作何解？龙虎与穴场中间有水，则非“卫区穴”之龙虎。

白话译文

探寻龙脉（山脉走势中蕴含的地气通道），其次要考察“分”与“合”的关系。所谓分合，说的是脉气的出没显隐。

山脉的形成并非凭空突然而来。脉气行出之处，必有自然的来路，此时有分水（从山脊两侧分流而下的溪水）引导它前行；脉气隐没止息之处，必有归宿，此时有合水（两股水流交汇的地方）来界定它的终止。

郭璞说过：大地蕴含吉气（有利于生命繁衍的地中能量），随地势隆起而升发；山脉支龙有止聚之气，沿水流并行而至。又说：支脉起始之处，气随之而生；支脉终止之处，气随之而聚。这是古人论述气脉源流的根本道理。

气随土势而起，所以脉行之处必有山脊隆起；气沿水流并行，所以送脉之处必有流水相随。气起于支脉之始，故上方有分水；气聚于支脉之末，故下方有合水。

若有合水而无分水，说明来脉不真，因为内部缺乏可以承接的生气（大地深处流动的滋养之力）。若有分水而无合水，说明止处不明确，因为外部没有明堂（穴前聚水聚气的开阔地带）可以容纳气场。唯有分合兼备，来有出处、止有归宿，出没分明，龙穴（山脉气脉最终凝聚结穴的位置）融结才确定无疑，这才是气脉完整的宝地。

然而分合有大有小。真正的融结之地，须具备三重分合：穴位（气脉凝聚的核心点位）前后为第一重分合；主山与龙虎砂（穴位左右两侧环抱护卫的山体，左为青龙砂、右为白虎砂）交会处为第二重分合；从祖山发脉至山水大会之处为第三重分合。小的合水形成小明堂，大的合水形成大明堂；合于龙虎砂以内为内明堂，合于龙虎砂以外为外明堂。各有层次，互不混淆，这是不可不知的。

作者按：何谓分？何谓合？恐怕难以直观理解。“有分水以导之”——实际上只见支流汇合成大江，很少见大江分成数条小河。其实是两条支流夹着一条山脉行走，到尽头支流合流成江：支流分行两侧称为“分”，汇合成江称为“合”。至于后文“有合无分”又当如何理解？若龙虎砂与穴场之间隔着水流，那就不是真正护卫穴位的龙虎了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"分合"的核心逻辑，本质上是一套**流域地貌的分析框架**。山脊分水、谷底合水，这与现代地质学中的"分水岭"和"汇水区"概念高度吻合。城市规划中选址建城，同样讲究上游有清晰的水源来路（分），下游有稳定的水系汇聚（合），形成完整的排水与供水体系。三重分合的层级思维，类似于现代生态学从微观生境、中观流域到宏观水系的多尺度观察方法——单看一个局部不够，必须逐级验证整体格局是否完整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老城区：它最初建城的位置，是否恰好处在两条河流交汇、三面环水或背山面水的地形节点上？这种选址逻辑与"分合"理论之间，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？

浮沉篇

原文

浮沉篇

其次又当别浮沉，浮沉者言乎其表里也。

夫脉有阴阳，故有浮沉。

阴脉常见乎表，所谓浮也。

阳脉常收乎里，所谓沉也。

大抵地理家察脉与医家察脉无异，善医者察脉之阴阳而用药，善地理者，察脉之浮沉而立穴，其理一也。

夫三阴从天生，以其阴根于阳也，故阴脉必上小而下大，其出口也必尖。

三阳从地出，以其阳根于阴也，故阳脉必上大而下小，其出口也必圆，后之观脉者，不必问其何如，但口尖者皆阴，

其脉浮于表。

圆者皆阳，其脉沉于里，此一定不易之法。

若又推而广之，则凸者脉浮，凹者脉沉。

微细者脉浮，粗重者脉沉。

众高一低者脉浮，众低一高者脉沉。

以此相乘除，则阴阳之理得矣。

作者按：神乎其神。

医药可察脉，地理者，其脉如何察耶？微细粗重，浮沉阴阳，怎可如此套用？地师非中医师也。

山脉龙脉之脉者，络也，非血脉跳动之脉也。

白话译文

辨别了刚柔之后，接下来还应当分辨浮与沉。所谓浮沉，说的是山体脉络（山脊走向形成的地势起伏线）的表里关系。

山脉（龙脉，即堪舆家对山势连绵走向的称呼）有阴阳之分，因此就有浮沉之别。阴脉常常显露于地表，这就是“浮”；阳脉常常收敛于地里，这就是“沉”。

大体而言，堪舆家观察山脉与医家诊脉并无二致——善于行医的人辨明脉象的阴阳来开药，善于相地的人辨明脉络的浮沉来定穴（穴位，即堪舆术中认为生气聚集、适宜立宅或安葬的地点），道理是相通的。

三阴之脉从上而生，因为阴以阳为根，所以阴脉必定上窄下宽，其末端出口必然呈尖形。三阳之脉从下而出，因为阳以阴为根，所以阳脉必定上宽下窄，其末端出口必然呈圆形。后来观察山脉的人不必多问，只需看末端：尖者皆属阴，其脉浮于表面；圆者皆属阳，其脉沉于内里——这是确定不变的法则。

若再加以推广：地形凸起者脉浮，凹陷者脉沉；山势微细纤薄者脉浮，粗壮厚重者脉沉；周围皆高而此处独低者脉浮，周围皆低而此处独高者脉沉。以此综合推算，阴阳浮沉的道理便可通晓了。

作者按：说得神乎其神。医家可以用手指切脉，地理师又如何“察脉”呢？微细粗重、浮沉阴阳，怎能如此类比套用？堪舆师毕竟不是中医师。山脉、龙脉之“脉”，是脉络、纹理的意思，并非血管搏动之脉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将医家脉诊的思维框架移植到地形分析中，本质上是一种“跨领域类比建模”——用一套已成熟的观察体系去结构化另一个复杂对象。这种方法在现代科学中并不少见：地质学家用“褶皱”“断层”描述岩层时，同样依赖表里、凸凹、粗细等直观特征来判断深层构造；城市规划师评估地基条件，也要从地表形态推断地下水位与土质分布。作者按语的质疑恰恰点出了类比的边界——模型可以借用，但不能混淆本体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一条河流或一段山丘：仅凭地表的凸凹、植被的疏密，你能推测出地下水位的深浅吗？

浅深篇

原文

浅深篇

其次又当定浅深，浅深者言乎其准的也。

夫浅深得乘，风水自成。

故卜地者必以浅深为准的。

宜浅而深则气从上过，宜深而浅，则气从下过，虽得吉地而效不应者，为此故也。

大抵先观来脉之阴阳，次看四山之从佐，且如脉入首强作穴，凹出口圆，此皆脉浮而穴阳，宜浅。

来脉入首弱，作穴凸，出口尖，此皆脉沉，而穴阴，宜深。

故曰：浅深得乘风水自成。

深浅之法，多端至理，莫过如是也。

切要辨入首阴阳，虾髯界合明白，若当深而浅，当浅而深，差于咫尺之间，反吉为凶矣。

经曰：地吉葬凶，与弃尸同，正此义也。

世俗装卦例论九星白法，以定寸尺者，大谬也。

****作者按：****请郭璞和杨公也不知道什么脉阴脉阳，脉表脉里。

《葬书》云：“涸燥者宜深，坦夷者宜浅”。

上节凹者脉沉，此节凹者脉浮，自相矛盾。

孰是孰非？难自圆其说也。

白话译文

选定穴位（堪輿中认为地气汇聚、适合安葬的地点）之后，接下来必须确定葬入的深浅，深浅是否得当，是最关键的准则。

深浅合宜，就能乘接地中生气（堪輿术认为地中流行的有利能量），风水格局自然天成。所以择地之人必须以深浅作为根本标准。应当浅葬却葬深了，生气从上方越过而不被接纳；应当深葬却葬浅了，生气从下方通过而同样落空——即使选到了好地，却不见效验，往往就是这个缘故。

大体方法是：先观察来龙（山脉走势，即龙脉）入首处的阴阳属性，再审视四周山势的拱卫情况。比如龙脉入首气势强劲，穴场呈凹形，出口浑圆，这些都说明脉气浮于浅表、穴属阳性，宜浅葬。反之，来脉入首气势柔弱，穴场呈凸形，出口尖收，这些说明脉气沉于深处、穴属阴性，宜深葬。

所以说"浅深得乘，风水自成"。深浅的道理虽有多端变化，至要之理不过如此。关键在于辨认入首处的阴阳分界清晰明白。若该深反浅、该浅反深，哪怕只差咫尺之间，便会反吉为凶。经书说"地吉葬凶，与弃尸同"，正是这个意思。

至于世俗中套用卦例、搬弄九星紫白之法来机械规定深浅尺寸的做法，实在是大错特错。

作者按语指出：即便是郭璞和杨筠松这样的宗师，对于脉之阴阳表里也未必说得清楚。《葬书》称"涸燥者宜深，坦夷者宜浅"，而本篇以凹判脉沉、凸判脉浮，前后标准其实存在矛盾，难以自圆其说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在本篇提出的核心观点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：****施工深度必须匹配地质条件，不能套用固定公式。****这与现代岩土工程的理念高度一致——建筑基础的深浅取决于地层结构、土质承载力和地下水位，而非某个"万能公式"。他批判九星白法以固定数字定深浅，就像今天批判不做地勘就套用标准图集一样中肯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按语坦然指出经典之间的矛盾，这种"疑经"精神在古代堪舆著述中非常难得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建筑工地：为什么同一条街上，不同楼盘的基坑深度往往差异很大？这背后的地质逻辑，与蔡元定所说的"先观来脉之阴阳"，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？

饶减篇

原文

饶减篇

其次又当正饶减，饶减者言乎其消长也。

夫龙虎左右各有饶减，然饶减龙虎者何哉？此消长阴阳之义也。

饶减之法，大概以先到为主，龙山先到，则减龙而饶虎，其穴必居左。

虎山先到，则减虎而饶龙，其穴必居右。

盖山水关锁必须交固，然后气全。

穴左则取左山为关，须右边水过宫锁断，所谓阴锁阳关也。

穴右则取右山为关，须左边水过宫锁断。

所谓阳锁阴关也。

惟有朝山朝水则顺关顺锁，不妨若横水过宫，则逆关逆锁方善，断不可改易也。

毫厘差谬，祸福太远，可不审哉。

作者按：葬以乘生气为主，生气如何来则如何立穴，饶不得，也减不得。

白话译文

选定穴位之后，还要处理“饶减”的问题。所谓饶减，说的是山势此消彼长的关系。

龙砂（穴位左侧的护山）与虎砂（穴位右侧的护山）各有长短，为什么要对它们做饶减处理？这正是阴阳消长、彼此制衡的道理。

饶减的基本原则，以先到者为主：左边龙砂先到且偏长，就收缩龙砂一侧、向虎砂一侧让出余地，穴位因此偏居左方；右边虎砂先到且偏长，就收缩虎砂一侧、向龙砂一侧让出余地，穴位因此偏居右方。

这是因为山与水必须交互锁合、彼此固护，生气（堪舆学认为蕴藏于地中、能荫泽生人的自然能量）才能聚而不散。穴位偏左，就以左山为关拦，右边的水流须绕过明堂（穴前的开阔地带）后从对侧锁住去路，这叫“阴锁阳关”；穴位偏右则反之，以右山为关拦，左边水流过宫锁断，称为“阳锁阴关”。

只有朝山朝水（正面迎来的山峰与水流）才适合顺向关锁；若遇横向过宫之水，则必须逆向关锁才妥当，绝不可随意更改。

毫厘之差便关乎祸福，怎能不仔细审辨？

蔡氏在此按语中强调：葬法以承接生气为根本，生气从何方来便依何方立穴，本质上既饶不得、也减不得——饶减只是技术上的微调，不可违背生气本身的走向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饶减的核心逻辑，放在今天可以理解为"非对称条件下的最优选址"。城市规划中选定建筑朝向时，也不会死守几何中心，而是根据日照、通风、噪声源等实际条件做偏移调整——哪一侧的有利条件先"到位"，布局就向那一侧倾斜，同时在另一侧补足屏障或缓冲。地质学选坝址、生态学选栖息地核心区，遵循的都是同一思路：先摸清自然条件的不对称性，再顺势而为地确定关键点位，而非强行追求对称。蔡元定最后那句"饶不得，也减不得"，本质上是在提醒：一切技术调整都不能违背客观条件本身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十字路口：四个街角的商铺，为什么往往只有一两个角生意特别好？那个"先到"的人流方向，是否就决定了最佳位置？

趋避篇

原文

趋避篇

其次又当详趋避，趋避者言乎其决择也。

夫天下之道二，吉凶善恶常相伴，不能皆吉也而必有凶。

不能皆善也而必有恶。

故人之所遭有不齐也。

既所遭之不齐，则必有以处趋吉避凶去恶从善是也。

地理亦然，大山川之所钟，不能皆全纯粹之气，不能无所驳杂。

既不能无所驳杂，则妍媸丑好纷然前陈，亦其宜耳。

然而山川之变态不一，咫尺之移转顿殊，或低视而丑，或高视而好，或左视而妍，或右视而媸，或秀气聚下而高则否

，或情意偏右而左则亏。

作者按：趋吉，避凶，四字，人皆知之。

何谓驳杂，妍媸丑好？如何趋？如何避也。

？应有具体趋避之法，不能空谈。

白话译文

（看地理风水）其次还应当详细考察趋避之法。所谓趋避，说的是抉择取舍的学问。

天下万事万物的规律，总是一分为二——吉与凶、善与恶始终相伴而行。不可能处处皆吉而毫无凶险，不可能事事皆善而全无瑕疵。因此，人所遭遇的境况总是参差不齐。既然遭遇参差，就必须懂得应对之道：趋吉避凶、去恶从善，正是此理。

山川地理也是如此。大山大水所汇聚钟灵之处，不可能全是纯粹的生气（堪舆学认为蕴藏于地中、能荫泽后人的有益能量），难免有所驳杂混合。既然不能避免驳杂，那么美与丑、优与劣纷纷呈现在眼前，也是自然常态。

然而山川的形势变化多端，咫尺之间移步换形便截然不同：有的从低处看显得丑陋，从高处看却气象万千；有的从左侧看秀美，从右侧看却平庸；有的秀气汇聚于低处而高处反而欠佳；有的地势情意偏向右方而左方则有所亏缺。

作者按语指出：趋吉避凶四个字人人都会说，但具体什么是驳杂？美丑优劣如何辨别？该怎样趋、怎样避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，不能流于空谈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：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环境，任何一块土地都是优势与劣势并存。这与现代城市规划中的“场地评估”思路高度一致——规划师在选址时，需要从地质条件、水文走向、日照通风、交通噪声等多个维度综合研判，而非只看单一指标。同一块地，换个朝向、换个高度，价值评判可能完全不同。蔡氏尤其强调“咫尺之移转顿殊”，这在地质学中同样成立：山体的迎风坡与背风坡、阳坡与阴坡，生态环境往往天差地别。更重要的是作者按语的提醒——知道“趋吉避凶”容易，落到具体操作才是真功夫，空谈原则而无方法论，等于什么都没做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的一条河流：同一条河的两岸，为什么往往一侧发展繁荣、另一侧相对冷清？除了历史与政策因素，地形朝向和水流弯环是否也在其中起了作用？

裁成篇

原文

裁成篇

其次又当知裁成，裁成者言乎其人事也。

夫人不天，不因天不人不成，自有宇宙，即有山川，数不加多，用不加少，必天生自然而后定。

则天地之造化亦有限矣。

是故山川之融结在天，而山水裁成在人。

或过焉吾则裁其过。

或不及焉吾则益其不及，使适于中。

裁长补短，损高益下，莫不有当然之理。

其始也，不过目力之巧，工力之具。

其终也，夺神功改天命，而人与天无间然。

故善者，尽其当然，而不害其为自然。

不善者，泥乎自然，卒不知其所当然，所以道不虚行，存乎其人也。

作者按：人定胜天，其志可嘉。

白话译文

学了审势之后，还要懂得“裁成”——这说的是人力的作用。

人若不依凭天（自然条件），则无从施为；天若无人去经营，也难以成就。自有天地以来，山川便已存在，其数量不会增多，实用也不会减少，一切须先由自然生成、定下格局。

由此可见，天地的造化（自然所能提供的条件）终究是有限的。

所以，山川的融结（山脉汇聚、地气凝集的天然格局）靠天，而对山水的裁成（人为修整、取舍调配）靠人。

遇到地势有余之处，我便裁减其过剩；遇到地势不足之处，我便补益其欠缺，使之归于恰当适中。

截长补短、削高填低，无不遵循合理的法度。

起初，不过凭借眼力的精巧去审视，借助人工的器具去施作。

到最终，却能夺天地之神功、改先天之定数，使人事与天然浑然无间。

因此，善于此道的人，尽力做好人事当为之事，而不破坏自然本来的格局。不善于此道的人，拘泥于自然现状不敢动手，最终也不知道人力本该如何作为。所以说，道理不会凭空发挥作用，关键在于施行的人。

作者蔡元定按语：人定胜天，这份志气值得赞许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：尊重自然规律，但不做自然的奴隶。这与现代城市规划和生态工程的理念高度一致——地质条件是先天的，但排水系统、护坡工程、河道整治都是“裁成”的体现。好的工程师既不会无视地形强行开发，也不会面对不利条件束手无策，而是因势利导、适度改造。“裁长补短、损高益下”这八个字，放在今天的海绵城市建设中依然适用。

不妨观察你所在城市：那些内涝频发的路段，问题究竟出在“天”（地势低洼）还是“人”（排水设计不当），还是两者兼有？

感应篇

原文

感应篇

其次又当原感应，感应者言乎其天道也。

夫天道不言而响应，福善祸淫皆是物也。

谚云：阴地好不如心地好。

此善而感应之理也。

是故求地者必以积德为本。

若其德果厚，天必以吉地应之。

是所以福其子孙者，心也。

而地之吉亦将以符之也。

其恶果盈天，必以凶地应之。

是所以祸其子孙者，亦本于心也。

而地之凶亦将以符之也。

盖心者气之主，气者德之符，天未赏有心于人，而人之地之凶亦将以符之也。

盖心者气之主，气者德之符，天未赏有心于人，而人之一心一气感应自相符合耳。

郭氏云：吉凶感应，鬼神及人，人于先骸，固不可不择其所而安厝之，然不修其本，惟末是图，则不累祖宗者寡矣。

况有以福其子孙哉。

地理之微吾既发明之，故述此于篇末，以明天道之不可诬，人心之所当谨噫，观是书者，其知所戒哉！

按：与人为善，诚美事也。

郭氏所云“气感而应”非“吉凶感应”也。

不能混淆。

白话译文

其次还应当推究感应的道理。所谓感应，说的是天道（自然运行的法则）运作的规律。

天道无声无言却自有回响，降福于善者、降祸于恶者，都是自然之理。民间谚语说：“阴地（葬地风水）好，不如心地好。”这就是行善能引发感应的道理。

因此，寻求吉地的人必须以积累德行为根本。如果德行确实深厚，上天必定以吉地来回应他。所以真正能造福子孙后代的，是人的心念；而地之吉祥，也会与之相应契合。反之，若恶行满盈，上天必定以凶地来回应。祸及子孙的根源，同样在于人心；而地之凶险，也会与之相应契合。

这是因为：心是气（堪輿学中贯通天地人的能量）的主宰，气是德行的外在印证。上天从来不曾刻意偏向于人，而是人的心念与天地之气自然感应、彼此吻合罢了。

郭璞说过：吉凶感应关乎鬼神与人事。对于先人遗骸，固然不可不择地而安葬，但若不修养根本德行，只在葬地上做文章，那么不连累祖宗的人就很少了，又怎么谈得上造福子孙呢？

堪輿之学的精微之处我已经阐发完毕，故将此篇置于全书末尾，以表明天道不可欺罔，人心不可不谨慎。读这本书的人，应当懂得以此为戒！

按语：与人为善，的确是美事。但须注意，郭璞原文所说的“气感而应”（气的物理感应），并非此处讨论的“吉凶感应”（善恶报应）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

关键词

现代启示

蔡元定将“感应篇”置于《发微论》全书之末，意味深长——他认为一切堪輿技术都不能脱离使用者的伦理底线。这一观点放在今天依然有价值：城市规划再科学，若决策者缺乏公共责任意识，也会建出“凶地”（如选址在地质灾害高发区的住宅、破坏生态的开发项目）；生态修复技术再先进，若背后是逐利而非敬畏自然的动机，往往治标不治本。古人用“心地”约束“阴地”，本质上是在技术理性之上叠加了一层伦理审视。

你所在城市中，有没有哪个建筑或规划项目，技术条件明明不差，最终却因为决策者的“心地”问题而沦为败笔？